

诗歌



元宵抒怀(组诗)

□黑马

元宵记

正月十五,花市灯如昼
一颗红红的心脏在村庄里走动
明净,温馨,不染尘埃
那些走动的红灯笼
像村庄里隔世的眼睛
含情脉脉,对应着浩浩夜空
糯米飘香,往事如烟云
一个人走在没有小微的街巷
撞见了去年那个卖汤圆的姑娘
她眼睛明亮,像月光
一眼认出了我深藏着的忧伤
当人群涌向了灯会
我在烟花中悄悄地转身
一段锈迹的铁轨在村庄沉睡
忘却了前世今生的恩怨
孤独的白杨树站在寂寥的北风中
枝丫顶着空巢,如永恒的星座
反拨着村庄的高度

汤圆记

自古以来,元宵节
就是一个团团圆圆的节日
汤圆,包裹浓浓的乡情和思念
甜透了一代代人的心窝
无数红红的灯笼
挂在中国古老而浩瀚的夜空
漫天的烟花伴着万家灯火
把正月十五的苍穹
深情地轻轻抚摸
全家老少团团围坐在一起
共同诉说这幸福的时刻
于是,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汇聚在这一刻,与明月同框
其乐融融,幸福祥和
像汤圆一样
饱满,升腾,亮丽,鲜活

赏花灯

今宵,火树银花,焰火缤纷如雨
欢歌笑语盛开在浩瀚的夜空中
在这让人兴奋的时刻
连大地都在跳跃
神秘的天空在绽放幸福的花蕾
十四亿颗心连成盛世中国
一盏盏花灯,从民俗里款款走来
带着华夏儿女的祝愿
穿越夜空,燃烧激情
迎来舞龙狮、扭秧歌的队伍
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狂欢节
仿佛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在跳跃
每一盏花灯,都在萌生希望
每一盏花灯,都在编织美丽的童话
恍若穿越千年,共赴今生的约定
把大地洒满一路的欢歌
照亮了前程

□项伟

元宵节,古时又称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时间为农历正月十五。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

“元宵节”源于民间“开灯祈福”的古俗,东汉时,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这就是元宵张灯的“雏形”。隋唐时,元宵节已发展为集赏花灯、猜灯谜、放烟花、赛歌舞等娱乐项目为一体的民间重要节日,盛极一时。《隋书·柳彧传》就记录了这样的盛况:“每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当时的长安百姓,每逢元宵夜,往往呼朋引伴,观灯看戏。街头表演也极为丰富有趣,“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

“元宵节”在古时还有另一面——它是古代青年男女极为看重、珍惜的“情人节”。自唐宋开始,从正月十四至十六这三天,各地会开放宵禁,有灯街花市、通宵歌舞,热闹非凡。而平日里待在闺房中的少女们,也被允许结伴外出,这在客观上,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创造了条件。于是,

古诗文里过元宵

在这“花市灯如昼”的元宵节里,便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一见钟情;有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郎情妾意;有了“但愿暂成尘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的蜜意柔情;却也免不了上演“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之类的爱情悲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爱情亦如是,所以,也就有了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诸多感慨。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词作《蝶恋花·密州上元》里记录了他在杭州、密州两地过元宵的情境与心情:“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东坡居士曾在杭州做过地方官,在那里过了几个惬意的元宵节。杭城自古繁华,元宵夜自然是流光溢彩、火树银花,富贵人家更是香车宝马、帐底吹笙,极尽奢华。如今被贬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密州,心境本就不好,又过了个无灯无火,孤单寂寞的元宵节,两相对比,顿生“清冷萧索”之感。加之当地连年蝗旱,民不聊生,更让这个爱民之官郁郁寡欢,才四十岁的他,就发出“人老也”的感叹。不过也并非全是伤心、沮丧

之事,元宵夜城郊散步时,碰巧听到了箫声鼓乐,见到了百姓祈求丰年的社祭场面,此时云垂四野,晚来欲雪,诗人触景生情,隐隐然,便萌生出几分“瑞雪兆丰年”的希望来。

而同样感慨“流光容易把人抛”的,还有时年六十多岁,因战乱避难于江南的李清照。这位被后人誉为“千古第一才女”的宋代女词人,在临安(杭州)度过了人生的又一个元宵节。国破家亡,孑然一身,每逢佳节倍思亲,难免心中凄苦,于是便有了传诵一时的名篇《永遇乐·落日熔金》:“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撚金雪柳……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诗人忆起了少时在中州(开封)与闺蜜们一起逛花灯、过元宵的热闹场景,她和丈夫赵明诚,就是那时相识的,也曾“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而如今,“物是人非事事休,夫婿早已撒手西去,只剩她孤苦伶仃,苟活于乱世,年纪大了,更懒得收拾了。虽有人邀请赏灯,却再也没有心情,凑那些个热闹了,倒不如待在家里“听人笑语”。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的一句话来:“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古诗文里“过”元宵,别有一番味道。

热闹的元宵节

节。土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文中的“社火花灯”也是元宵节夜晚街头的娱乐活动。

元宵节听大戏,是小时候能看到的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之一。在乡间,春节期间是最空闲的时候,听到哪里有唱戏的,大家就会一窝蜂似的聚拢而来。不像现在,年轻人上班的上班、经商的经商、旅游的旅游……忙不完的事情,哪里有时间听戏。即使有,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娱乐节目,也不愿意像过去那般东赶西赶了。但是在过去,哪怕路远,大家也要赶去凑个热闹。

我们听的大多是花鼓戏,说唱结合,用的是方言,往往诙谐幽默,时不时地引发全场大笑。戏台临时搭建在开阔的空地上,台下没有椅子,附近的人来看戏,出门时会扛上长条凳,路远的人只能挤一挤别人的“座位”,挤不上的也只有站着听了。

寒冬腊月,人们在风里待上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冷,或许是热闹的缘故,或许过于专注听戏

了。人多的地方就有商机,摆个瓜子花生摊,卖一卖自家种的甘蔗、荸荠等土特产。这些摊位前,小孩最活跃,跑来跑去,显得更热闹了。

而今,一提起元宵节,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吃汤圆(元宵)。传统节日一般离不开美食文化,清明节吃青团,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元宵节,南方大多是吃汤圆,而北方则是吃元宵。汤圆和元宵都是圆圆的,寓意着团团圆圆,但做法、选料、吃法等大不一样。比如汤圆是粉团里包馅,元宵则是先做馅,再滚上粉。汤圆口味多一些,甜的、咸的都有,而且馅品种多得数也数不过来,元宵则以甜的为主。

在萧山,元宵节不仅要吃汤圆,还会吃一种菜粥。菜粥做法很简单,煮米粥时放上青菜、豆腐、粉丝、年糕等配料,再加上盐、味精等调料。大家把这种粥叫“污猪食”。之所以叫“污猪食”,是因为当时有种说法,吃了“污猪食”就会像“污猪”一样不怕脏、不怕苦,有强壮的身体。

赏花灯、猜谜语、听大戏、看元宵晚会……元宵节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难怪从古至今,人们都喜欢这个热闹的节日。

老池塘里扞年鱼



记者 方波 摄

□余观祥

在物资匮乏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萧山沙地的大人们,特别害怕过年。我母亲常说,“有铜钱过年,冇铜钿过年”。过年是一道坎,年年难过也得年年过。这句话,也代表了当时许多沙地母亲的心声。虽然,她们觉得过年是一道坎,但对过年都特别的重视,毕竟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阡中办出有”也得把年过上。

不管怎么样,过年两大件总得备上,大件之一是肉,之二是鱼。“过年肉”,母亲一直以来是这样安排的:年猪提前在七八个月前就开始养殖,到过年时屠杀,确保净肉在70斤以上,这个净肉重量,算是合格年猪的基本重量。生产大队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分配。当然,作为养猪户,能多拿些“肚里物事”。至于“过年鱼”,就很难有保障了。我们家的鱼塘,是七户人家的“堂总池塘”,春季放养下去的鱼苗,成活多少、长得多快、是否外逃、是否被盗,都是个未知数。但挨家挨户都指望这老池塘,尤其是请年菩萨、祭祖必不可少的元宝

鱼,只有在池塘里扞,集市上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如池塘里扞不到鱼,这个年,过得也不像一个年了。

到腊月廿八九,大多数由小公公牵头,去请撒“旋网”或牵“纤大网”(围网)的师傅,来池塘扞鱼。我家祖房北面的池塘,沙地人叫老池塘。这老池塘,是七八十年前太爷爷建房时,挑掘屋基留存下来的,面积约一亩左右,是祖辈遗留的财产之一,故是家七户人家的共同财产。老池塘面积,在沙地上算中等大小,采用哪一种形式去扞鱼,还得看当时的水位情况。水位高的话,用“纤大网”扞鱼比较理想,如水位浅,用“旋网”扞鱼比较经济划算。“纤大网”扞鱼,一网打尽的概率会高出许多,但“纤大网”,网又长又大,加上拉钢绳、踏钢绳的人,至少要4人以上,而撒“旋网”扞鱼,通常一个人就够了,扞鱼的成本不言而喻。一般能用“旋网”扞鱼,尽量使用“旋网”。另外,沙地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凡外请师傅扞鱼,除大鱼外,“网皮鱼”(小杂鱼)一律无偿归扞鱼师傅所有。道地上的长辈们会精打细算,能用“旋网”扞鱼,一般情况下,不大会去请“纤大网”的师傅扞鱼。

老池塘里扞年鱼,本家大道地上的男女老少都会倾巢而出,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喜悦,也是我们小孩最为快乐、兴奋的时光之一,为过年平添了几分气氛。当生产队里或邻近生产队的妇女和孩子们,得知老池塘里在扞鱼时,他们也会跑过来看热闹,于是池塘边上站满了人,离撒网师傅近着的池塘边上人更多,常常是围个水泄不通。有时,扞鱼师傅“旋网”收拢来时,会不小心碰到石块、木桩这类障碍物,正在垂死挣扎的鱼儿会趁机脱逃。于是乎,岸上的人会出现一阵躁动,遗憾地发出:“喏、喏,一条大鱼逃出哉,一条大鱼逃出哉。”沙地人有句话叫“扞牢白眼将,逃出斤四两”,用在当时这些看热闹的人中,最为恰当不过。意思是凡扞牢的都是小鱼,逃出的都是大鱼。

有一年,在老池塘里扞年鱼时,不仅鲢鱼、草鱼扞得多,还扞到了往年的一条漏网之鱼,重达十七八斤的鲤鱼,大家一阵欢呼雀跃,喜笑颜开。小公公拿来“卜刀”,麻利地切成七块,分别和鲢鱼、草鱼摆在一起,大小均匀搭配,码成七堆,抽签提取。

一晃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池塘扞年鱼已成为我的美好记忆,时至今日,依旧让人回味无穷。

